

等等灵魂

整个国家物欲横流
一个时代心灵被困

翻开本书，一段商业传奇，剖开
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心灵困境

长篇小说

《**传世经典**》

李佩甫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读者

等等灵魂

整个国家物欲横流，整个时代心灵被困。

翻开本书，一段商业传奇，剖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心灵困境。

长篇小说

李佩甫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等灵魂 / 李佩甫著. --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3. 3

ISBN 978-7-80765-792-7

I . ①等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2457 号

著 者 李佩甫

责任编辑 刘晨芳

美术编辑 王井起

特约编辑 王丹丹 唐正申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26.5

字 数 435 千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题 记

印第安人说：别走太快，等等灵魂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转业军人白手起家，
接手濒临破产的商场 /3
- 第二章 上官、江雪、小陶
成为建立商场的左膀右臂/19
- 第三章 女子仪仗队一炮打响，
金色阳光商场引发关注 /39
- 第四章 江雪到京进货，
举报同事受贿，却遭降职 /57
- 第五章 刚开业，
就遭两家同行联手降价打压/76
- 第六章 一个创意让金色阳光起死回生 /93
- 第七章 上官替小陶代班，
与任秋风发生关系怀孕 /114
- 第八章 一个小时的逆转，
夺得日本电视机代理权 /131
- 第九章 江雪险遭对手新闻污蔑 /149
- 第十章 上官首创“活体广告”，
商场销售额暴涨 /164

- 第十一章 商场股份制改造，
众人争抢入股 /179
- 第十二章 金色阳光成为中原品牌，
品牌效应辐射全国 /198
- 第十三章 小陶被通报批评三次，
黯然离开商场 /214
- 第十四章 上官受好友江雪
和丈夫任秋风刺激流产 /232
- 第十五章 江雪与老师齐康民
约定三年后结婚 /250
- 第十六章 上官损失两千万财物，
挽回上百条人命 /269
- 第十七章 金色阳光欲将
连锁化经营扩大到全球 /287
- 第十八章 上官转投
前夫对手的商场 /305
- 第十九章 任秋风一口气
连开27家连锁商场 /323
- 第二十章 与竞争对手合作，
江雪暗算任秋风 /338

- 第二十一章 感情危机爆发，
齐康民自杀 /356
- 第二十二章 欲建“世界第一高楼”，
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商场破产 /373
- 第二十三章 商场总经理任秋风突然消失，
商场被拍卖 /390
- 第二十四章 所有人的灵魂都在被救赎 /405

引子

在很多年里，朋友们曾送我一个绰号：夜游神。

我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二十六年了。几乎每天晚上，吃过饭，把碗一推，会有两个字，瓜子一样地、迫不及待地从我嘴里蹦出来：走走。——说得高级点，是散步。

城市是藏人的好地方。出大门三十米，我就获得了一种自由。是陌生的自由。没有身份，没有背景的自由。在灯光下穿行，在人脸中穿行，躲着车辆，躲着摩托，谁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谁，多么自由！城市的街灯像一条条河流。我从这条河穿过那条河，从这个街巷偏过那个拐口，有时顺向，有时逆向，嗅着各种味道，像一条狗……有谁知道，一个人的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。也许有人会以为我在思考什么，其实我什么也没思考，只是走。

走，成了一种惯性。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有时，我会绕半个城，一直走到郊外，走到国道边上，看一串串珠样的灯从眼前流过……大半个夜，就这么走过去了。我曾经踩着香蕉皮滑倒在地，曾经被斜拉的电线挂破脸，却从未被人“挂”住。沿着一条条街走，一夜夜地走，所见到的几乎全是生脸。也不是没有见过熟脸，很少，一个两个的，像灯里的刺儿。

也有走乏的时候。开初，走累了，就折回来。后来越走越远，纯粹是飘。夜幕下，独独地，飘一魂。下雪天也是如此，夜静时，走在雪里，可以闻到灯光的薄荷味。累了，乏了，就找个咖啡馆、茶馆什么的坐一坐，静在那里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被一个人“挂”住了。这是个女人，安静，在一个咖啡馆里靠窗坐着。有时候，她会抽出一支摩尔烟，很优雅地点上，纤指翘着，不吸，燃一氛围。我贴街走，一次两次，过去了。后来见她常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头稍稍偏一点，托腮，像幅静物画。那寞意从眼里漫散着，似见似不见的……于是我就走进去了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知道这个咖啡馆的人很多。所以，我不想说这个咖啡馆的名字。记得，先是隔着五个座，后来是三个座……也许是因了一种陌生的薄荷味，就认识了。于是就有了这个故事。同时，我必须说明，千万不要对号入座，这只是一个故事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认识以后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

那一年，桃花满天……



转业军人白手起家，接手濒临破产的商场

01

任秋风是一个习惯看表的人。

下了火车，当他踏上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他先是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：十点三十三分。他摇摇头，笑了。十点三十三分是他作为军人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比地球转动的时间快了三分钟。在部队十二年间，他就是靠这有意拨快的三分钟，从一个士兵干到副团职的。现在，他重新回到了这个城市，他转业了。

回来了，他很愿意服从城市的时间。于是，他站在出站口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放下提包，校了一下表，把时间重新拨回来。可是，当他走起来的时候，他的心理时间依旧，每一步都“踏、踏”有声，走着走着就快了。操，他“拨”不回来了。

一出站，就有人群围上来，像是一窝乱蜂，闹嚷嚷地说：住店么？便宜……他一句话就把她们给击退了。他说：我到家了。

对城市，他已经有些陌生了。虽然平时也回来探亲，但如今的城市，是一天一个样。怎么说呢，人是一天天旧，市面却是一日日新。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楼越来越高，人越来越杂……可他还是闻到了黄河的气味。在这座城市里，黄河是一粒粒的，是含在风里的沙。

是啊，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站在门口，掏钥匙的时候，几乎是习惯性的，任秋风又看了一下表，结果，时间成了一颗子弹，给了他重重的一击！

1990年3月12日晚十一点十一分，那疼是随着钥匙的“吱扭”声射进去的，一颗带着毒气和恶意的子弹正扎在他胸口处。黑暗中，那道从被窝里泻出来的白光，几乎瞎了刺他的眼。在部队的时候，他曾有过一个赫赫有名的绰号：任旋风。获得过全团的八项第一。可突然间他想吐，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，吃过十九袋方便面之后，一股从床上飘过来的腥臊使他忍不住想吐（那已不是青草的气味。女人身上有一股很纯的青草气息……），翻江倒海地吐。吐过之后，他一下子平静了。那矗立着的静，本是可以杀人的。可接下去，犹如醍醐灌顶，他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他最为敬重的一位老首长说过的。那是标准的军人口吻。他说：继续吧——继续进行。

屋子里一阵忙乱……

当他走出门的时候，一瞬间，他就后悔了。他问自己，操，你的拳头呢？是呀，他的拳头都快攥出血了……可是，仅仅是一句话，就把他给“吊”起来了。一个矜持的人，不经意间，说出了那么一句高贵的话，还能回头么？——罢了。其实，他最想说的，是三个炸字：狗男女！站在院子里，他一拳打在了墙上，很疼。

抬起头来，他突然发现，城市的灯光是一份一份的；窗户是一份一份的。可他的那一份，没有了。

虽说是三月了，这心一凉，满街的灯就寒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……在部队，他已干到了副团职，他是做过将军梦的呀！可是，为了她，他还是转业了。本来是想带给她一个惊喜的，本来是想兑现一份男人的承诺……当兵十二年，结婚九年，她不是一天天在盼他转业么？在电话里她哭了多少次？然而，真到了转业的时候，他居然无家可归。

当然，他的父母还在，虽然离休了，也都是老资格的国家干部，有着四室一厅的住房……可是，这种时候，他不能回去。回去怎么说？

很久没丈量过城市了。曾记得，从农业路往北，原来还是一片麦田……现在到处都是楼。街宽了，路在延伸，远处的霓虹灯跳荡着一闪一闪的迷离。数过了三条街的路灯之后，他才发现，灯才是城市的灵魂。灯很好，灯光把来来往往的行人照出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温情，一种不明身份的亲切。当你与行人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它映出的是人的轮廓，却掩饰了尴尬的心情。是啊，如果没有灯，城就是死的，是被钢筋水泥固化了的、一格一格的囚房。可那是囚房么？如果是的话，这会儿，他是多么渴望有一

间属于自己的囚房啊！

正走着，突然又有个人悄没声地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先生，住店么？”

任秋风心里一热，默默地说：“兄弟呀，我到家了。”可是，那人袖着手，迈着鸭步靠过来，又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：“可以打炮。打炮么？”

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说：“步兵。打什么炮？”

那人怔了一下，脖子一缩，扭头就跑，像兔子一样，倏尔就不见了。他却仍旧愣愣地站着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莫明其妙。”在部队那些年，虽然也上过军校……可他不懂，真不懂。

现在，他回家了，终于回家了。可是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把家丢了。

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有一种疲劳从心的底部漫出来，那乏，像潮水一样很快地漫遍全身，他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睡觉了……可是，该往哪里去呢？

02

三个字，仅用了狗男女，就把她给灭了。

一刹那间，她成了一个贼，是心里的“贼”。

在世间的道理中，给予永远是高高在上的；而索取是卑下的。何况是“偷”？在东方文字里，“给”的上边是“人”，那叫“上人”；“要”的下边是“女”，那叫“下女”——而且有跪的意味。这两个字从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尤其是感情上的偷窃，那就更甚一层，女，是下贱；男，叫坠落。无论社会怎么开放，在意识里，在血脉中，文化的等级已经确立。

此时，苗青青心里的尴尬和屈辱是无法言说的。她就像是一下子掉进了唾沫做成的监狱——她的囚房就是那张床。就凭那“继续进行”四个字，一下子把她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
还说什么？还有什么可说？穿衣吧，各自穿衣，默默地，木然地……

现在，苗青青和邹志刚已各自穿好了衣服，各自默默地在沙发上坐着，仿佛是在等待着那个人的判决。

两个自称是有品位的人，就像是把戏演砸了的“洪常青”和“江姐”，惶惶地、僵僵地坐着，也居然坐出了一种“凛然”。这“凛然”是硬撑出来的，是相互的，也可以说是互为对方而表演。其实，他们心里都

有些怕。可这怕，却又是说不出口的。情感那么高尚，怎么能轻易亵渎呢？然而，在心的底部，却有两个字像钳子一样紧紧地夹着他们，夹得两个人透不过气来：军婚。

按法律规定，苗青青是军人家属，就凭这两个字，如果任秋风告他们的话，就可以判刑。那么，只要判了刑，无论刑期长短，他们身上那点“品位”就不再是品位了。

苗青青和邹志刚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。那会是财贸口的，而苗青青是晚报文化版的记者，并不分管财贸。说来也巧，那天，跑财贸的小徐突然病了，苗青青就被总编临时抓了差。就这样，一来二去的，两人就认识了。往深里说，还是因为后来那次看相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两人几乎同时抬起头来，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：一点了。

就这么闷坐着，邹志刚有一个很细微的动作被苗青青的眼风扫到了。那是他的腿，他的腿下意识地打了个颤儿，是尿颤。他赶快往里缩了缩，并得更紧些。苗青青心里说，他想尿。那硬夹着的，是尿。于是，苗青青默默地说：“你，走吧。”

邹志刚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那你？”

苗青青突然有些烦躁，说：“走吧，别管我。我知道我是什么东西！”

邹志刚一怔，说：“你，啥意思？”

苗青青说：“没意思，没啥意思。——你走吧。”

邹志刚的确想走。这个时候，走，尴尬；不走，也是尴尬。其实，他真要走了，在两人之间悬着的那点“凛然”，那点可怜巴巴的矜持，就可以放下来了。至于以后，天大的事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就没有过不去的。可是，所有的开始，都由那点“品位”做垫底，那就还得撑着。不撑怎么办？不能太掉份了。

邹志刚还是站起来了。他故作轻松地在屋子里走了一个来回，说：“青青，我说过的话，是不会变的。事已至此，他想怎样就怎样吧。”

苗青青的目光柔和了些，说：“你不怕……”

邹志刚避开了那个“怕”字，说：“我，我当然还是希望和平解决。无论他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答应。青青，你要记住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不承认这是不道德的。你没看看，什么年代了？”

苗青青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那好，你现在把他叫进来，你给他说。”

邹志刚说：“我说？”

苗青青说：“对，你说。”

邹志刚说：“这，不合适吧？”

苗青青说：“你是男人吧？”

邹志刚说：“是。”

苗青青笑了，那笑像在火上烤过，很燥。尔后，她厉声说：“偷就是偷，偷了就是偷了。我倒情愿他上来揍我一顿！哪怕把我打死呢，我也认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蔑视，是世上最大的蔑视！这等于是把唾沫吐在咱们的脸上了！你懂不懂？”

邹志刚不吭了，他无话可说。是的，那三个字，就是一把刀子。

苗青青明白了，到了关键时刻，“品位”是不能当饭吃的。这男人的西装穿得那么板正，领带系得那么优雅，可是，一旦遇上事，他就成了人家说的银样蜡枪头。苗青青厉声说：“走吧。你！”

墙上的挂钟“当当”的两声，已是凌晨两点了。

03

夜，成了一张遮羞的布。

——很难堪地，两人在一盏路灯下相遇了。

正是凌晨时分，男人站在大街拐角的一盏路灯下，手里是两个沉甸甸的大提包。苗青青一下子受不了了，她眼里的泪“哗”地涌了出来。她默默地说：“……回家吧。”

任秋风看了她一眼，只一眼。尔后，他抬起头来，望着远处，摇摇头，自嘲说：“家？哪儿还有家？——是啊，我是想回家的。可走着走着，家走丢了。”说完，他提着包，大步朝前走去。

苗青青快步跟上去，哀求说：“还是，先回家吧。”

任秋风没有回头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知道这条路上，有多少灯么？七十六盏。你知道前面那栋楼上有多少窗户么？十六层，一百七十二个……”

苗青青跟随在后边，低声说：“我错了。是我错了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回家吧，你怎么——都行。”

任秋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错了？”

苗青青眼里的泪吧嗒、吧嗒往下掉着，说：“对不起。对不起了。”

任秋风一边走一边说：“错了？很好。我不这样认为。也许是我错

了。”

苗青青知道，男人是一座火山。面上越冷，内里越热，那是翻腾的岩浆。她甚至期望他吼两声，他要是吼两声，说不定就原谅她了。

苗青青突然蹿到了男人的前边，挡住了他的路，说：“打吧。你打我，随便你怎么样都行！”

男人像山一样立在那里，脸上有了些变化……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苗青青两眼一闭，说：“打吧。”

任秋风不动，尔后，他叹一声，说：“在车上，我吃了十九袋方便面。看来，什么都有吃腻的时候……要不，我也不会吐。”

苗青青怔怔地望着他，流着泪说：“我不企求你的原谅。回去睡一觉吧，回去睡上一觉，然后，无论你想怎样……都行。”

任秋风拍了一下肩，说：“看见了吗？——军人的脊梁就是床。”

苗青青痛彻地感到，他是说，床，脏了。苗青青小声说：“我不会让你难堪的。我……都换过了。”

任秋风眉头皱了一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苗青青不知该怎么办了。事已做下了，她只好拉下脸求他：“你……难道说，要我给你跪下么？”

任秋风说：“我没这意思。在大街上，你千万别这样。你是个有品位、有身份的人。”

苗青青说：“你骂吧。可你，结婚九年，回来了七次，和你在一起的时间，一共是八十六天零九小时……”

任秋风身子一转，说：“那人，走了？”

苗青青很难堪地说：“走了。”

任秋风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溜得倒快——兔子。”

苗青青说：“别说了。别再说了。”

任秋风说：“好好，我不说。”

苗青青艰难地问：“那你……究竟想怎样？”

任秋风说：“告诉你，此生，我只当一次俘虏。我再也不会当俘虏了。——你，回去吧。”

这时候，一辆公共汽车从远处开了过来……车灯刺刺地晃人的眼，任秋风快步走上前去，跳上了那辆公共汽车。

夜色像雾一样，车上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任秋风坐在一个角落里，默默地望着慢慢苏醒的城市，任车轮在清晨的大街上碾过。他的头晕腾腾的，

就像是锥子扎着一样疼。那火苗一阵一阵地在他心里烧着，都快要把他烧成岩浆了。一个回家的人，把“家”给弄丢了，他窝囊啊！有许多日子，他想着、盼着、熬着，就等着回家这一天呢，可他等来的却是兜头一盆脏水。是最不堪的一幕……不能想，若是这样想下去，不是去杀人，就是把自己逼疯。他大口地吐着气，把心里压着的那股火焰吐出来。尔后，就是头疼欲裂，他的头一下一下在靠椅上碰着、碰着，就像劈柴似的，一分一分地把那疼在牙上分解掉。就那么碰着、磕着，渐渐地，在车的晃动中，疲乏袭上来，有了点蒙蒙眈眈的睡意……然而，就在他刚要睡着时，售票员拍拍他说：“哎，哎，到站了，到终点站了。”他抬起头，看了看说：“我交钱，你再把拉回去。”那售票员看看他，诧异地说：“你怎么跑车上睡觉来呢？”

他心里说，我要想想。

04

一个月后，在一家百货商场里，苗青青竟意外地碰上了任秋风。

自从家里发生了那件事后，她已经好久不做饭了。只是随便上街买些方便面、八宝粥之类的半成品，临时凑合一顿。男人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却出了那样的丑事，这让她六神无主，百口难辩，十分的……狼狈。一个月来，她每天都是在自怨自责中度过的，已煎熬得明显憔悴了。

这天，她下了班，回家也没意思，她想顺便在商场里逛逛，捎带买点什么。可是，她突然发现男人在一个柜台前站着。男人穿一身发白的旧军装，身上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挎包，居然在买糖。她知道，过去，男人是从不吃糖的。可她分明听见他说：糖，买斤糖。那服务员说：你要哪一种？他伸手指了一下，说：那种吧。就那种，芝麻的。服务员把电子秤的盘子拿下来，给他扒拉了些糖，刚放在秤上，他却说：不要了，我不要这一种，换一种，我要那种。服务员看了他一眼，把秤里的糖倒回去，又换了一种，再一次放在秤上。不料，任秋风竟说：再换一种吧，我不要这种了，要酒心的。立时，那服务员气了，“咚！”一声，把秤盘撂进了糖柜，气呼呼地说：啥人。不卖了！——接下去，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任秋风居然二话不说，扭头走了。

苗青青很惊讶地望着男人的背影，心说，他怎么了？难道犯了神经

病？于是，她悄悄地跟在他后边，也上了二楼。

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走了一圈之后，他又在一个卖钟表的柜台前站住了。他指着柜台里的一只表问：这只多少钱？服务员说：哪只？他说就这只。服务员把表拿出来，放在柜台上，说这款一百二。他说，那只呢？服务员又拿出了一只，说这只是夜光的，二百六。他却又一指说，那一块呢？我看看那边那红针的。服务员问：你是要电子表？他说不要电子表。要东边那种。这时，服务员一下子就不高兴了，气嘟嘟地从里边拿出一只，没好气地放在了柜台上，说你究竟要哪只？这只是进口的，一千四！任秋风说：你怎么这样？服务员说：啥样？你说我啥样？我又不是卖样的。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走人。啥东西！任秋风说：你怎么骂人呢？服务员说：我就骂你了，告我去吧！——不料，任秋风竟笑了。他摇了摇头，尔后又是扭身就走。

在三楼的服装柜台前，任秋风又开始试服装了。他先试了一套西装，站在镜前看了看，说：这件瘦了。尔后又换上了一件……说：这件，这件胖了。穿上第三件的时候，他往左转转，又往右扭扭，说：这件还行，就是颜色不对。往下，他一连试了六件……试前五件的时候，那服务员都一声不吭，只是脸色不那么好看了，紫了。试到第六件，服务员直直地看着他，什么也不说，就那么看着他，眼里有火。任秋风却仍然面不改色地说：对不起，我不要了。那服务员身子一颤，冲到了他面前：你这样试，那样试，一件一件都试个遍，为啥不要？你调戏人呢？

这时候，苗青青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她跑上前去说：“要。这件衣服我要了，多少钱？”

可是，任秋风看都不看她一眼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转身就走……苗青青见他走了，一边连声说：“对不起。对不起啊……”一边急步下楼，追任秋风去了。在匆忙中，苗青青听见身后有一声喘着粗气的骂：呸，流氓！

当苗青青气喘吁吁地追到商场门口的时候，火一下子蹿上来，她说：“你脑子有病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”

任秋风却冷冷地说：“怎么了？这商场我不能进么？”

苗青青脱口说：“你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个商场的老总？”

任秋风愣了片刻，慢慢说：“谁？你是说……那兔崽子？明白了。”接着，他突然笑了，一字一顿说，“看来，是冤家路窄呀。”

苗青青顿时恼羞成怒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都跑到这里来了，还装什么